

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·宗教文化卷

超越

与

倾听

刘湛秋 主编



44.6175  
891-2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·宗教文化卷

C11707  
超越

与

倾听

Qay 24/07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超越与倾听/刘湛秋 主编

(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·宗教文化卷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2087-7

I. 超…

II. 刘…

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当代
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5530 号

责任编辑:王 虹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[cjlap@public.wh.hb.cn](mailto:cjlap@public.wh.hb.cn)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公安县印刷厂

---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4.25 插页:2

版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90 千字 印数:1—4000 册

---

ISBN 7-5354-2087-7/I·1593 定价:21.00 元(简精装)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---

## 序：散文的遐思

刘湛秋

—

窗外在下雨，雨声使人安宁而舒远。

这时，音乐甚至也是多余的。你只需要静。在静中任思绪或收缩或放开，或上升或下沉。

我忽然想起宋朝散文大家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。

在成熟到开始凋零的秋天。欧翁于子夜读书，万籁俱寂，他却感到有声音来自西南“初淅沥以潇飒，忽奔腾而砰湃”，他描绘出他感到的此声的形状，使人也不禁“悚然而听”。其时，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”。欧翁仍把这种无声中的有声定为秋声。

用当代的语汇，这是欧翁极“酷”的感觉与形容。

秋声来自作家的心底，是作家升华了的心声。

我以为，这种状况最能表达散文的境界。

---

创作散文要有这样的心声、心气、心情。

这样，境界为之洞开，你往日的思索与眼前的物质——或声或色或形为之碰撞，你的笔底开始流动，泉水纯净晶莹，一如你的文字。

## 二

散文家与浮躁的心态是无缘的。

因为浮躁总是急于求成，渴望暴发暴富，而散文则宁愿寂寞，喜欢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

散文与浅薄的品味是无缘的。

因为浅薄图虚荣，喜外露，而散文偏向宁静致远，注重内心的品行的涵养与发挥。

散文与华丽的外表是无缘的。

因为当一篇行文需要华丽的词藻来装潢与修饰时，它的内容空泛已可想而知了，散文宁可用最质朴的语句去镌刻出深邃的思想。

如果问一篇好散文的支架是什么，我想最简单的两个字表达就是老实。

在老实中求舒展，在老实中求深切，在老实中求辉煌。

## 三

较之诗歌、小说、戏剧等文学样式，散文可能是最平凡的，它缺乏那种读者喜欢的悬念、夸张、情节以及精巧的对话与丰美的想象，但它的平凡绝不是平庸。甚至可以说，它正以其平凡见作家之功底，正以其平凡见

---

震撼人的力量，正以其平凡使人久久挥之不去，露出平凡的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出众之处。一部《古文观止》能成为读书人的终生伴侣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其魅力之无穷吗？

小说家不一定写诗，诗人也不一定写小说或剧本，评论家能当小说家的教练但不一定会写小说，但所有这些从事文学的人都须会写散文。而且，往往出现一个很有趣而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读某作家、诗人的一篇代表性散文，就大致可以看出其主要从事的文学样式的水准高下。虽然不是绝对的，但我常常习惯于这样判断。

散文虽然没有大的构筑，但几百字、几千字的构筑也能见作家的运筹，散文虽然没广阔的语言驰骋天地，但庭园中一石一花一木，也同样见作家的匠心。

从文学创作的起始来说，散文是基石，从文学创作的峰巅来说，散文更是炉火纯青的证明。

#### 四

中国是诗歌大国，中国更是散文大国。

世界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创造出那么辉煌、那么精美、那么深邃的散文长河？一部《史记》至少能让人类再折服一千年而难于望其项背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楚辞》，恐怕也应包括《孙子兵法》等等，哪一篇不是散文的典范？陶渊明、李白、苏轼、柳宗元、韩愈的散文使人对宇宙、对人生、对世情、对自然产生无比眷恋与遐思。

这时你才明白，什么叫散文？什么叫散文的魅力？！

有如此丰厚传统的中国一代代文学起步者，怎能不受到饱满的滋润并从而学会写出更好的散文？

---

我曾经说过，新文学运动以来，其实水准最高的也依然是散文。三十年代由朱自清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书。朱先生编的实在是好，有读头。时过五六十年，到八九十年代，人们再看这部书，并比照当代文坛，肯定会发现，新文学早期的诗歌、小说、戏剧是很难与当代相比了，但散文却并不逊于当代。这一方面证明诗歌、小说相当进步，另一方面也只能说当代散文要逾越前人确有困难。因为前人确实已站立高处了。

散文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，后者往往更讲究手法、流派，各种主义——超现实、后现代等等满天飞，往往靠手法与标新立异取胜，而散文又始终老老实实，一年复一年，一代又一代往前走，惟其如此，后人想不靠实力而只靠投机取巧，创新立派来取胜前人更困难了。

因此，我们作为散文大国的子孙，该怎样去维护我们散文的伟大传统呢？我们只有一步步艰难前行，扎扎实实提高我们的学问、知识、笔力，而不是妄想“一夜成名”。中国人的古训“十年寒窗”，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是多么美好的教育啊！

## 五

坦诚地说，这套丛书是研究散文的几位青年学者花了多年心血编的，我不过提出了些参考性的意见。他们之所以能把握准这个角度，也确实是领略了散文的精髓。

其实，还有什么散文能不包括在文化散文之内呢？散文本身就是文化嘛！它不属于经济、体育，如此而已。我想，这里的文化只能是一个狭义罢了。就是说，

---

宗教、生命、地域等问题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，去发挥。当然，任何定义的争论最终都会落到尴尬的境地。

我祝愿这套散文给你带去秋天的成熟的愉快。

而且在夜深人静，读着读着，你也会感到什么声音自远方而来，使你悟到人生的一些什么，或者，更遐想世界，或者，更爱怜自己……

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于北京



# 目 录

序：散文的遐思/刘湛秋—1

《痴华鬘》题记/鲁迅—1

我的第一个师父/鲁迅—3

读戒律/周作人—10

佛曲与俗文变文/郑振铎—16

宗教是超越现实世界的信仰/梁漱溟—19

宗教之必要/梁漱溟—21

佛教与中国文化/太 虚—24

佛法的创觉者——佛/印 顺—33

耶稣其人其事/许国璋—38

诗魂/汪维藩—57

倾听与奥秘/默 默—77

十字架是大地的希望/默 默—88

《圣经》与文学/卓新平—99

道教/林语堂—113

- 道教的特征/李养正—121  
 道教音乐/陈大灿—126  
 古兰简介（节录）/马 坚—132  
 回民的黄土高原/张承志—142  
 《热什哈尔》：拒绝现世的学术和艺术/张承志—149  
 牛街礼拜寺大铜锅涉及的历史问题/姜纬堂—161  
  
 香/许地山—168  
 愿/许地山—169  
 欧阳竟无/张慧剑—171  
 弘一法师之出家/夏丐尊—173  
 两法师/叶圣陶—179  
 《圣经》日读/张家坤—186  
 爱人如己/寇世远—190  
 南闽十年的梦影/弘一法师—200  
 致弘一法师书/印 光—207  
 摩罗小品/唐 弢—213  
 茶禅闲语/葛兆光—221  
 佛魔一念间/韩少功—227  
 工诗未必非高僧/陈平原—240  
 行云流水—孤僧/唐蕴玉—251  
 从地涌出/范 艾—254  
 夕阳山外山/吴 方—263  
 《佛诗三百首》序/洪丕谟—272  
 夏娃之谜/易中天—285

囚徒的颂祷/李 洱—291  
阳台山大觉寺/俞平伯—295  
天目山中笔记/徐志摩—299  
大伽蓝圣彼得——梵蒂刚教皇宫——西施庭教堂  
/刘海粟—304  
天竺旧事/金克木—315  
在梵蒂冈朝“圣”/陆拂为—325  
大弥撒之思/韩少华—330  
结缘雪窦寺/戴厚英—338  
一日佛门/郭淑敏—352  
九华山悟佛/梁 衡—356  
欢喜佛境界/韩小蕙—362  
穿越沙漠/张锐锋—373  
顶宫观礼/盛 成—387  
道士跑灯/盛 成—390  
仙踪鬼迹话丰都/王家祐 李远国—392  
全真道第一丛林——白云观/章寅明—398  
哈拉沙尔随笔/周 涛—404  
佛鼓/林清玄—430  
舍生/张曼娟—434  
编后记：走进灵魂的宗教/梁艳萍—439

## 《痴华鬘》题记

鲁迅

尝闻天竺寓言之富，如大林深泉，他国艺文，往往蒙其影响。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，亦随在可见，明徐元太辑《喻林》，颇加搜录，然卷帙繁重，不易得之。佛藏中经，以譬喻为名者，亦可五六种，惟《百喻经》最有条贯。其书具名《百句譬喻经》；《出三藏记集》云，天竺僧伽斯那从《修多罗藏》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，聚为一部，凡一百事，为新学者，撰说此经。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，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。以譬喻说法者，本经云，“如阿伽陀药，树叶而裹之，取药涂毒竟，树叶还弃之，戏笑如叶裹，实义在其中”也。王君品育爱其设喻之妙，因除去教诫，独留寓言；又缘经末有“尊者僧伽斯那造作《痴华鬘》竟”语，即据以回复原名，仍印为两卷。尝称百喻，而实缺二者，疑举成数，或并以卷首之引，卷末之偈为二事也。尊者造论，虽以正法为心，譬故事于树叶，而言必及法，反多拘牵；今则已无阿伽陀药，更何得有药裹，出离界域，内外洞然，智

---

者所见，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。

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二日。

---

## 我的第一个师父

鲁迅

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，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，自然是名人，一生拼命辟佛，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“和尚”。有一天，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。他回答道：“这正是表示轻贱呀！”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。

其实，这位道学先生是诡辩。名孩子为“和尚”，其中是含有迷信的。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，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，尤其是孩子；要下贱，他们才放手，安心。和尚这一种人，从和尚的立场看来，会成佛——但也不一定，——固然高超得很，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，他们无家无室，不会做官，却是下贱之流。读书人意中的鬼怪，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，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。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，完全是一样的意思：容易养大。

还有一个避鬼的法子，是拜和尚为师，也就是舍给寺院了的意思，然而并不放在寺院里。我生在周氏是长男，“物以希为贵”，父亲怕我有出息，因此养不大，不

---

到一岁，便领到长庆寺里去，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。拜师是否要贽见礼，或者布施什么的呢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“长庚”，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，并且在《在酒楼上》这篇小说里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；还有一件百家衣，就是“衲衣”，论理，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，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，非喜庆大事不给穿；还有一条称为“牛绳”的东西，上挂零星小件，如历本，镜子，银筛之类，据说是可以避邪的。

这种布置，好像也真有些力量：我至今没有死。

不过，现在法名还在，那两件法宝却早已失去了。前几年回北平去，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，是那时的惟一的纪念。仔细一看，原来那筛子圆径不过寸余，中央一个太极图，上面一本书，下面一卷画，左右缀着极小的尺，剪刀，算盘，天平之类。我于是恍然大悟，中国的邪鬼，是怕斩钉截铁，不能含糊的东西的。因为探究和好奇，去年曾经去问上海的银楼，终于买了两面来，和我的几乎一式一样，不过缀着的小东西有些增减。奇怪得很，半世纪有余了，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，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。然而我又想，这法宝成人却用不得，反而非常危险的。

但因此又使我记起了半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。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，无论谁，都称他为“龙师父”，瘦长的身子，瘦长的脸，高颧细眼，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，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。对人很和气，对我也很和气，不教我念一句经，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；他自己呢，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，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，“无祀孤魂，来受甘露味”的时候，是庄严透顶的，平常可也不念经，因为是住持，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，其实——自然是由我看起来——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

的俗人。

因此我又有一位师母，就是他的老婆。论理，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，然而他有。我家的正屋的中央，供着一块牌位，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：“天地君亲师”。我是徒弟，他是师，决不能抗议，而在那时，也决不想到抗议，不过觉得似乎有点古怪。但我是很爱我的师母的，在我的记忆上，见面的时候，她已经大约有四十岁了，是一位胖胖的师母，穿着玄色纱衫裤，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纳凉，她的孩子们就来和我玩耍。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，——自然，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一个大原因；用高洁的陈源教授的话来说，便是所谓“有奶便是娘”，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。

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，却有些不平常。“恋爱”，这是现在的术语，那时我们这偏僻之区只叫作“相好”。《诗经》云：“式相好矣，毋相尤矣”，起源是算得很古，离文武周公的时候不怎么久就有了的，然而后来好像并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话。这且不管它罢。总之，听说龙师父年青时，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，交际很广，认识各种人。有一天，乡下做社戏了，他和戏子相识，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，精光的头皮，簇新的海青，真是风头十足。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，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，台下有人骂了起来。师父不甘示弱，也给他们一个回骂。于是战争开幕，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，有些勇士，还有进攻之势，“彼众我寡”，他只好退走，一面退，一面一定追，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。而这人家，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。以后的故事，我也不甚了了，总而言之，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。

自从《宇宙风》出世以来，一向没有拜读的机缘，近几天才看见了“春季特大号”。其中有一篇铄堂先生



---

的《不以成败论英雄》，使我觉得很有趣，他以为中国人的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，“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”的，“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。抑强扶弱，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。崇拜失败英雄，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”。“近人有一句流行话，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，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。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，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”。我们怎样来改悔这“惰性”呢，现在姑且不谈，而且正在替我们想法的人们也多得很。我只要说那位寡妇之所以变了我的师母，其弊病也就在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。乡下没有活的岳飞或文天祥，所以一个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头中，从戏台逃下，也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失败的英雄。她不免发现了祖传的“惰性”，崇拜起来，对于追兵，也像我们的祖先的对于辽金元清的大军似的，“不承认成功的英雄”了。在历史上，这结果是正如铢堂先生所说：“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帖服的”，所以活该有“扬州十日”和“嘉定三屠”。但那时的乡下人，却好像并没有“树威”，走散了，自然，也许是他们料不到躲在家里。

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，两个师弟。大师兄是穷人的孩子，舍在寺里，或是卖在寺里的；其余的四个，都是师父的儿子，大和尚的儿子做小和尚，我那时倒并不觉得怎么稀奇。大师兄只有单身；二师兄也有家小，但他对我守着秘密，这一点，就可见他的道行远不及我的师父，他的父亲了。而且年龄都和我相差太远，我们几乎没有交往。

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，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极好的，我常常替他担心。还记得有一回，他要受大戒了，他不大看经，想来未必深通什么大乘教理，在剃得精光的囟门上，放上两排艾绒，同时烧起来，我看是总